

黑暗奇幻 · 青春冒险

格里莎三部曲 II
Grisha

暗黑再临

Siege and Storm

[美] 李·巴杜格 / 著

Leigh Bardugo

符晓妍 / 译

黑暗永远不死，暗主奇迹般生还，获得更骇人的力量；
谜一样的武装民船船长现身，他究竟怀有怎样的目的？
这将是黎明前深沉的黑暗，还是万劫不复的开端？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狮鹫文学
GRIFFIN NOVEL

格里莎三部曲①
Grisha

暗黑再临

Siege and Storm

[美] 李·巴杜格 / 著

符晓妍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格里莎三部曲. II, 暗黑再临 / (美) 李·巴杜格著;
符晓妍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55-2266-2

I. ①格… II. ①李… ②符…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42189号

Copyright © 2013 by Leigh Bardugo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New Leaf Literary & Media,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21-2017-110号

暗黑再临

出品人	杨政
作者	[美] 李·巴杜格
译者	符晓妍
责任编辑	陈文龙 沈海霞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3.25
字 数	285千字
定 价	36.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266-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之 前.....	001
第一章.....	006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44
第四章.....	061
第五章.....	073
第六章.....	093
第七章.....	104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38
第十章.....	154
第十一章.....	174
第十二章.....	196
第十三章.....	212
第十四章.....	228
第十五章.....	246
第十六章.....	260
第十七章.....	277
第十八章.....	294
第十九章.....	313
第二十章.....	335
第二十一章...	351
第二十二章...	367
第二十三章...	386
之 后.....	406
致 谢.....	409
《暗黑再临》专有名词表.....	413



在很久以前——早在男孩和女孩看到实海之前，他们曾梦想过船的样子。那是故事里的船，船是有魔力的。桅杆是用带着甜味的雪松制成的，船帆是少女用纯金丝线纺出来的，船员是白色的老鼠，它们会唱歌，会用粉红色的尾巴擦洗甲板。

不过，佛拉德号¹并不是一艘魔法船，它是一艘科奇商船，船上满满当当地装着黍米和糖浆。它散发着很久未曾洗澡的浓重的体味和生洋葱的臭气——水手们说生洋葱可以防止坏血病。船员们爱吐口水、说脏话，拿朗姆酒配额²作为赌注来进行赌博。男孩和女孩得到的面包里经常会有象鼻虫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舱室基本就是个狭窄的柜子。尽管如此，他们还得被迫和另外两名乘客以及一桶腌鳕鱼共享这个狭小的舱室。

1 原文为Verrhader，其拼写接近荷兰语“叛徒”（verrader）一词。

2 历史上英国皇家海军曾每天提供给水手一定量的朗姆酒，称为“朗姆酒配额”（即文中的rum ration，也称tot），该规定在1970年被废除。（来源：维基百科）

他们对这样的生活并不介意。他们渐渐习惯了哐啷哐啷响的、提示值班的钟声，海鸥的鸣叫声，还有他们听不懂的叽里呱啦的科奇语。这艘船便是他们的王国，海洋则是广阔的护城河，将他们的敌人隔离在远处。

男孩适应了船上的生活，就像他适应其他所有东西一样毫不费力。他学会了打水手结、修补船帆……他的伤好了之后，他就跟船员们一起工作了。他丢开鞋子、赤着脚、毫不畏惧地在锁具³上攀爬。他能准确找到海豚、鲐鱼群、亮色条纹的虎鱼，还能在鲸鱼磨砂质感的宽背破浪而出之前，判断出它会在什么地方跃起，这些都令水手们惊叹不已。他们说，如果能有他的一分运气，他们就已经发财了。

那个女孩则让他们不安。

出海三天后，船长要求她尽可能留在船舱里。他将此归咎于船员们的迷信，因为船员们认为女人上船会带来霉运。这是真的！不过，如果她是一个笑口常开的开朗女孩，一个会说笑话的女孩或者会吹哨笛的女孩，他们也许就会欢迎她了。

这个女孩安安静静地站在船的围栏边，一动不动。她的手紧紧抓着脖子上的围巾，僵立在那里，好像用白色木材雕成的那种放在船头的人像。而且这个女孩睡觉时还会尖叫，把在前桅楼上打盹的人吵醒。

所以女孩每天只好在阴暗的船舱里游荡。她会去数糖浆的桶

3 锁具（rigging）是船上绳索、链条等组成的系统，用来支撑各个桅杆，控制船帆、桁架等。（来源：维基百科）

数，去研究船长那里的图表。到了晚上，她还会在男孩臂弯的庇护之下，和男孩一起站在甲板上，从满天星斗中找出各种星座：猎户座、学者座、三愚座、纺车座明亮的轮辐、还有带着六个歪斜尖顶的南方王宫。

她讲故事，问问题，拖着他在那里待尽可能长的时间。因为她知道，当她睡去，她就会梦到断裂的沙艇，艇上的帆是黑色的，甲板上到处都是血。她还会梦到人们在黑暗中哭喊的声音。但更糟糕的是，有时她会梦见一个苍白的王子把嘴唇压在她的脖子上，将双手放在她颈项的项圈上，伴随着一阵耀眼的明亮阳光，他唤起了她的能力。

当她梦到他的时候，她会颤抖着醒来。力量的回响仍在她体内激荡，在她的皮肤上还能感觉到光的温热。

男孩将她抱得更紧，轻轻说着温柔的话语，哄她入睡。

“那只是个噩梦罢了，”他小声说，“你会停止做那些梦的。”

他不明白，现在，她只有在那些梦中才可以安全使用她的能力，而她确实渴望那些梦。

佛拉德号靠岸的那天，男孩和女孩一起在围栏边站着，看着诺威埃泽姆的海岸一点一点靠近他们的船只。

他们从残旧的桅杆和收起了的船帆下穿过，缓缓驶进港湾。港湾里有井然有序的单桅帆船和小舢板，它们来自书翰多石的海岸；还有配备武装的战船、游艇、宽大的商船以及菲尔顿捕鲸船。一艘极其拥挤的监狱船正向南面的殖民地驶去，船上飘扬的旗帜的尖角是红色的，很显然是在警告其他人，船上都是杀人

犯。当他们经过时，女孩发誓说，她听到锁链叮当作响的声音。

佛拉德号找到了它停泊的位置。旋梯被放了下来。码头工人和船员们粗声粗气，互相问候，系好绳索，准备着卸货。

男孩和女孩环视整个码头，查看人群中是否有摄心者的深红色或者召唤者的蓝色一晃而过，以及有没有拉夫卡的枪支反射出的光。

时候到了，男孩牵住了女孩的手。因为那些在船上工作的日子，他的手掌粗糙、布满老茧。他们踏上码头的木板，地面好像在他们脚下颠簸了起来。

水手们大笑起来。“法维尔，范托门⁴！”他们喊道。

男孩和女孩向前走去，他们踏出了在这个新世界的第一步，起伏不平的一步。

求你们了，女孩默默地向所有可能正在听的圣人祈祷，保佑我们在这里平安无事，保佑我们平安回家。

4 原文为Vaarwel fentomen，vaarwel似为荷兰语，意为“再会”。

SIEGE AND STORM

暗

黑

再

临



我们在考夫顿已经待了两周了，可我还是会迷路。这是一个内陆小镇，在诺威埃泽姆海岸的西侧，离我们上岸的港湾很远。很快我们会走得更远，深入到泽米尼靠近边境的蛮荒地帶。也许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就会开始有安全感了。

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画的小地图，顺着地图回溯来时的路。玛尔和我每天会在做完工作之后会合，一起走回我们寄宿的地方。可是今天我绕了点儿路去买晚饭，之后便完全弄错了方向。小牛肉甘蓝派塞在我四四方方的单肩包里，散发出一种非常独特的味道。店主说这是泽米尼的美食，但我对此心存怀疑。不过这没什么要紧的，因为最近什么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味同嚼蜡。

玛尔和我来到考夫顿是为了找工作，为我们向西的旅途存钱。这里是茱达花贸易的中心，周围的田野上种满了这种小小的

橙色的花，人们会以蒲式耳⁵计地咀嚼这些花。这种兴奋剂在拉夫卡被看作是奢侈品，不过佛拉德号上的一些水手在长时间的瞭望时，会用这种东西保持清醒。泽米尼人喜欢把干燥的花朵塞在嘴唇和牙龈之间，甚至连女人挂在手腕用作装饰的小包里都会放这种东西。我经过的每个商店橱窗里都在展示不同的品牌：亮叶牌、阴影牌、多喀牌、勃利牌⁶。我还看见一个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衬裙的女孩子身体前倾，将口中铁锈色的汁液吐到每家商店门口旁边都会摆放的黄铜痰盂里。我感到一阵恶心，这是一个我认为自己不能渐渐习惯的泽米尼习俗。

当我转到这座城市的主要大道上，才松了一口气，至少现在我知道自己在哪里了。考夫顿仍然让我感觉不太真实。这里有种未经修饰、还不完善的感觉。大多数的街道都没有铺路，而且我总觉得那些平顶建筑脆弱的木墙随时都会倒塌，而且这些建筑竟然全都装着玻璃窗户。女人们穿着天鹅绒和蕾丝的裙子。商店中陈列着各种甜食、华而不实的小玩意、各式各样的华丽服饰，而不是来复枪、刀子以及野外用的锡锅。在这里，即使乞丐也穿着鞋子。的确，这是一个没有腹背受敌的国家展现出来的样子。

路过一家卖杜松子酒的小店时，我瞥见了一抹深红色。科波拉尔基！我立刻后退，将自己隐藏在两栋建筑之间的阴影区域，我的心怦怦乱跳，手已经伸向腰间的手枪了。

5 蒲式耳 (bushel) 是一种容量单位，在英国相当于8加仑 (gallon)，约合36.4升，在美国相当于64品脱 (pint)，约合35.2升。

6 原文为Brightleaf, Shade, Dhoka, the Burly，前三个在现实中均为烟草品牌名称，最后一个有拼写近似的烟草品牌“Burley”。

先用匕首，我提醒自己，将刀滑到袖口处。尽量不要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必须用的话再用手枪，万不得已再用格里莎的能力。这不是我第一次怀念那副物料能力者制作的手套，但我还是不得不把它丢在拉夫卡。它边上镶有一排小镜子，这样我在近身搏斗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暂时弄瞎对手的眼睛——它是我除了开天斩之外很好的一个可选项，让我可以不必把人劈成两半。假如我已经被一个科波拉尔基摄心者盯上了，我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就别无选择了。他们是暗主宠爱的士兵，而且无需挥拳就可以停止我的心跳或者弄烂我的肺叶。

我等待着，手在匕首柄上滑动。之后，我总算有勇气从墙边偷偷再看一眼。我看到一辆小马车上堆满了酒桶。车夫停了下来和一个妇人说话，而她的女儿在她身边很不耐烦，穿着她的暗红色裙子旋转跳跃。

只是个小女孩而已，我看到的并不是一名科波拉尔基。我靠在墙壁上，做了个深呼吸，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会一直这样子的，我告诉自己。你自由的时间越长，日子就会变得越轻松。

有一天我会从不是噩梦的睡梦中醒来，我会毫无畏惧地在街上走。在那之前，我会一直带着我那把薄薄的匕首，恨不得自己手中感受到的是格里莎钢明确的重量。

我回到了热闹繁忙的街道上，仍旧紧抓着脖子上的围巾，把它围得更紧了。在我紧张的时候，这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围巾下面是莫洛佐瓦的项圈，它是已知的最强大的加乘器，也是唯一能让我被辨认出来的东西。没有它，我就是一个脏

兮兮的、营养不良的拉夫卡难民而已。

我不确定天气变化后我要怎么办。到了夏天，我不太可能每天围着围巾、竖起外套领子到处走。不过希望到了那个时候，玛尔和我已经远离了拥挤的城镇，也远离了不想回答的问题。在逃离拉夫卡之后，我们将会第一次单独生活。这个念头让我紧张得心慌意乱。

我躲避着货车和马匹，穿过了街道。我依然扫视着人群，或许在某一时刻会看到一队格里莎或者奥布里奇尼克来袭击我。说不准是书翰雇佣兵，还是菲尔顿刺客；也有可能是拉夫卡国王麾下的士兵，甚至还可能是暗主自己。有这么多人可能在追捕我们。追捕我，我修正道。如果不是为了我，玛尔现在还会是第一部队的一名追踪手，而不是一个亡命的逃兵。

一段记忆不请自来：黑色的头发，花岗岩色的眼睛，暗主释放出了黑幕的力量，他因为成功而神采飞扬。当然，这是在我夺走他那份成功之前。

在诺威埃泽姆很容易得到各种消息，可是却没有一个好消息。有传言说暗主不知用什么方法在黑幕大战中活了下来，并已回到陆地集结自己的力量，准备夺取拉夫卡的王位。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我知道我不能低估他。其他消息跟这个消息一样令人心烦：黑幕开始溢出边界，将难民向东面、西面赶；一个新宗教崛起了，其核心是一位可以召唤太阳的圣人。我不想去思考这些，玛尔和我现在有了新的生活，我们把拉夫卡抛在脑后了。

我加快脚步，很快就来到我和玛尔每天傍晚会合的广场。我看到了玛尔，他靠在一个喷泉的水池边上，和一个他在仓库工作

时认识的泽米尼朋友说着话。我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也许是杰普，或者是杰夫。

这个喷泉由四个巨大的龙头来供水，其实用性大过于装饰性，少女和佣人们会在它巨大的蓄水池里洗衣服。不过现在没有一个洗衣女子的心思在衣物上，她们都痴痴地看着玛尔。她们很难不这样做。玛尔的头发变长了，不再是军队式的短发，发丝开始卷曲着垂在他的后颈上。另外，他的上衣在喷泉的雾气中有些潮湿，有的地方已经紧紧贴在他在海上时晒成的古铜色的肌肤上。他头往后仰，被他的朋友说的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似乎没有留意到那些朝他抛过去的媚眼。

对此他可能已经非常习惯了，甚至都注意不到了，我气呼呼地想。

他看到我，咧开嘴笑起来，还挥了挥手。洗衣服的女人们转过头来看我，然后互相交换了一个无法置信的眼神。我知道她们看到了什么：一个骨瘦如柴的女孩，长着细细的、没有光泽的棕色头发，脸色灰黄，手指还因为包装茱达花而染上了橘色。我从来都不曾漂亮过，而且没有运用过自己能力的这几周时间让我苦不堪言。我吃不香、睡不好，噩梦连连更让我无法容光焕发。女人们的表情表现出了一个相同的意思：一个像玛尔这样的小伙子怎么会跟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扯上关系呢？

当玛尔张开双臂将我拉进怀抱的时候，我挺直脊背，尽量去忽略她们。“你到哪里去了？”他问道，“我都开始担心了。”

“我被一群发怒的熊伏击了。”我靠在他的肩膀上嘟囔着。

“你又迷路了？”

“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怪念头是哪里来的。”

“你记得杰斯，对吧？”他说着，向他的朋友点了点头。

“你好吗？”杰斯用腔调怪异的拉夫卡语问道，同时向我伸出了手，他的表情看起来严肃得有点不合时宜。

“很好，谢谢你。”我用泽米尼语回答道。他并没有对我回以微笑，而是轻轻拍了拍我的手。杰斯绝对是个怪人。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不过我知道玛尔看得出我正变得焦虑不安。我的确也不喜欢在开放的地方待太长时间。我们道了别，杰斯走之前，又阴郁地看了我一眼，身子靠向玛尔，小声地对他说了一些什么。

“他说了些什么？”看着杰斯晃晃悠悠穿过广场的时候，我问玛尔。

“啊？没什么。你知道你眉毛上有花粉吗？”他伸出手轻轻擦掉了我眉毛上的花粉。

“也许我就是希望它在那里。”

“那算我错了。”

当我们从喷泉边离开的时候，一个洗衣女子突然身子前倾，春光乍泄。

“你什么时候要是厌倦了皮包骨头，”她对玛尔说，“我有你更感兴趣的东西给你。”

我僵住了。玛尔回头看过去，缓缓地上下打量着她。

“不，”他干巴巴地说，“你没有。”

那个姑娘的脸上泛起了难看的红晕。其他人又是奚落，又是嘲笑，还往她身上泼水，我尽量让眉毛呈现出高傲的弧度，可我

实在难以克制那牵动我嘴角的傻笑。

“多谢了。”我们穿过广场，向寄宿的地方走去时，我含糊地说道。

“谢我什么？”

我翻了个白眼：“因为你捍卫了我的荣誉，你这个傻瓜。”

他猛地将我拉到了一个雨蓬的阴影中。我曾有片刻的恐慌，因为我以为他发现麻烦了，不过接着他的手臂就揽住了我，嘴唇也压到了我的嘴唇之上。

当他最终退后的时候，我脸颊温热，双腿发软。

“只是把话说清楚一下，”他说，“我并没兴趣捍卫你的荣誉。”

“明白了。”我努力说出了这句话，希望自己听起来没有上气不接下气到可笑的地步。

“还有，”他说，“在我们回到那个窟窿里去之前，我需要分秒必争。”

玛尔把我们寄宿的地方叫作“窟窿”。它又脏又挤，完全不能为我们提供私密空间，它唯一的好处就是便宜。玛尔咧嘴笑着，像以往一样骄傲，然后他拉着我回到了路上的人流之中。虽然我们筋疲力尽，但我感觉自己的脚步很轻盈。但想到我们在一起，我仍然感到有些不习惯，又一阵躁动从我体内掠过。等我们到了靠近国界的地方，就不会再有满怀好奇的其他寄宿者，也不会有我们不想要的打扰了。我的脉搏略显异常地跳了一下——那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兴奋，我并不知道。

“刚才杰斯说了什么？”我再次问道，我的脑子感觉有些

混乱。

“他说我应该好好照顾你。”

“就这些？”

玛尔清了清嗓子：“还有……他说他会向劳动神祈祷，希望他能治愈你的病痛。”

“我的什么？”

“我好像告诉过他你有大脖子病。”

我打了个趑趄：“麻烦你再说一遍。”

“好了，我总得解释一下你为什么总喜欢紧紧围着那条围巾吧。”

我垂下了手。是的，我又伸手去抓围巾了，而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

“所以你就告诉了他我有大脖子病？”我不愿相信地小声问。

“好了，我总得说点什么吧，这可是让你成了一个悲剧性人物呢。你懂的，漂亮的女孩，肿大的脖子。”

我在他胳膊上狠狠打了一拳。

“啊！喂……在有些国家，大脖子可被认为是很时髦的呢。”

“他们是不是也喜欢太监啊？这个我倒可以安排。”

“太残忍了！”

“我的大脖子病让我比较暴躁。”

玛尔笑了起来，但我注意到他的手一直都放在手枪上。窟窿位于考夫顿不太安全的地区之一。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上还有很多现钱，那是我们为了开始新生活省下来的工资。只要再过几天，我们就能攒够钱离开考夫顿了——离开这里的喧嚣，弥漫着花粉